

東

原

錄

據趙氏小山堂鈔本校

東原錄

涵芬樓藏版

東原錄

龔 鼎臣 輔之

舜典後有汨作九共篇稟飫孔安國以爲亡篇疑其非亡也乃孔子所刪去者爾况二典豈容此雜篇綴其後言百篇者獨安國而已孔子未嘗言也

尙書甘誓其中別無可以爲後世法者但孔子之志以堯舜相繼卽見其與賢無此一篇則不見禹之與子故載之以示父子傳授之法也

尙書本爲舜故并錄堯詩之首本爲文王故并錄先公費秦二誓

作一本

在書後者若只訖文侯之命其誰不能編也蓋前此皆帝

王之書所以人見其甚易用費秦者言典誥也孔子更於諸侯中取之有以勸諸侯之爲善可繼帝王之書也

易鼎卦有金鉉按儀禮云

一本有公字

食大夫禮曰甸人陳鼎七當門南

面上設局鼎注云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鼐

作一本

蓋以茅

作第陸本同一本及

爲之今文局作鉉釋文鉉胡犬

作一本

反一音局故

周禮匠人廟門容大扃七箇是扃卽鉉也說文乃以鉉爲鼐莫狄切非也且鼐本茅爲以覆鼎鉉以木爲以舉鼎其誤可見

易上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乃參伍錯綜之數爾故子夏易傳置於前段之末韓康伯以爲後段之首非也

詩晨風云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毛傳云駁如馬倨

鈔本作倨一作倨從改倨

作本

牙食虎豹崔豹古今注云六駁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

本鈔

無多字一本同按古今注有多字

癰駁名曰六駁木

鈔本無木字一本有

爾雅云駁

鈔本多字字一本無按爾雅作駁赤李從訓陸本駁下亦無李字

赤李注云子赤

鈔本及海注云二字一

音剝馬色

注云以下八字陸本無

周禮疾醫鄭康成注云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者凡十五字最得其要於諸疾無不包括謂氣勝則過也當攻之氣負則不及也當養之

世俗稱詩曰佳什或曰見贈見寄之什有以一篇爲什者似以什爲詩之別名殊失其旨據詩大小雅周頌凡於其始則曰某詩之什至其終則曰某詩之什若干篇以上也周禮宮正會其什伍先儒以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唯魯頌亦曰駉之什至其中一本作終以數不足故曰駉四篇然則詩作頌一篇以上稱什可也

或問李鼎祚解易以聖人設卦爲伏羲觀象繫辭焉爲文王是否予曰伏羲設卦觀示其象於人文王演易繫辭於卦下故孔子言繫辭焉者六皆不能有字著其上一曰繫辭焉而明吉凶二曰繫辭焉以陸本誤斷其吉凶三曰繫辭焉所以吉告陸本誤也四曰繫辭焉以盡其言五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六曰繫辭焉而命之然則

豈容與設卦離其句哉

洪範九疇宜皆有所說獨八政載其八事其五紀亦然疑王省惟

歲以下所說歲月日星及

鈔本有星字陸本
同一本無從刪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當

在歷數字下況有冬有夏乃似歷法

一作數本

其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當續以無偏無黨以下則大中之法備如斂時五福當在五福六
極之後乃是說福極之意爾此漢儒所得錯亂不能細考以訪于
伏生之類之人使後世爲不完書皆漢儒之罪也

皇極以前四疇皆治法也皇極以後四疇皆治之有善惡也如三
德之不善則臣僭而復凶民亦僭差稽疑亦有吉凶下二疇善則
善應惡則惡應與前四疇之體法異也

前人有以蹟爲探考之義者自爾人頗效之且易有天下至蹟及
探蹟索隱之文二者舉謂蹟者幽深難見唯荀爽謂蹟測也其前
人或取之乎皇甫泌右丞治易有紀師說一卷謂蹟者所以域

一本

作謝臨
本同

物情也斯得之矣

鄆州門樓真廟大中祥符初東封回賜升中延福之名禮記曰升中於天注升上也中猶成也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周禮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又左氏傳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當天下中和則是太平乃上其民中以告天也中自有義注者何必猶成也

董仲舒云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

而一本有
身字

卑賤不能致也在西漢鳳嘗見於潁川則是鳳鳥至魏晉

間張掖出石圖則類乎河圖之出矣然未必皆聖人所致也

揚子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人之神潛天地則其德如天地矣書曰惟克天德故仲淹謂天隱地隱者此也又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精氣爲物天神之精也神而明之天明之粹也生而稟乎天死而復於天復者精復於神粹復於明嘉祐中予在

國子監與監長錢象先進學官校定李軌注揚子法言後數年因於唐人類書中見如玉加瑩一義惜其未改一作校本正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加瑩爰見丹青軌注云夫智者達天命如玉加瑩磨而不磷往日不知其誤遂改軌注以就文義爾

青社有白門士人多問其名据淮南子載八極其西北方曰白門高誘謂金氣白故曰白門蓋天下諸城西北門皆號白門後漢張衡思玄賦云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雖志在高邈然亦自西徂東也又呂布在下邳郡與麾下登白門樓下邳城三重卽大城之門也故水經海本有注字謂南門爲白門今青社白門在北城而西偏南向則酈元所謂南門者其理亦通

唐高宗諱治當時改治書侍御史爲御史中丞復舊名也治禮郎爲奉禮郎迄今因之其後太子賢注後漢書至王符愛日篇曰治國之日舒以長亂國之日促以短乃改治爲化夫以亂對治則化

不若治要其語新則治不若化

仁宗嗣位踰年改元天聖舊說明肅后垂簾共政謂天爲二人聖也於時胡旦嘗言未曉其義蓋不知自有所出晉殷仲堪天聖論其略曰天者萬物之根本冥然而不言聖者承天之照用天之業此恐是真宗爲天仁宗爲聖也

爾雅釋木曰槭酸棗郭璞云樹小實酢孟子曰養其槭棗

鈔本作棘一本同按

注疏作棗從改陸本亦作棗

其孟子本文云養其槭棘注槭棘小棘所謂酸棗

也

荀子非相篇曰仲尼長子弓短楊倬解云子弓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爲師史記漢書有駢臂子弓其學唯受易而已韓文公亦曰子弓之事業不傳而荀子論說常與仲尼相配非必一本作必非駢臂也常怪倬序荀子其辭甚巽曰穿鑿之責於何可逃王弼解子弓乃朱張字也言荀卿以比孔子蓋其道與孔子同所以於逸民七

人獨不論朱張之如何

一本本作何如陸本同

也然則謙道於人取益多矣孔子

曰吾猶及史之闕文若春秋夏五夫人氏之類後人從之莫有補其缺者宜倖以巽辭而不敢逃責也

論語有子桑伯子王肅注謂書傳無見焉劉向說苑載其事甚備然說苑異書也子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其質美而闕如也此無文也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肅在漢後不甚遠而不見此書何也亦可審其學問之有遺

歷代名臣法帖有山濤啓事云臣啓崔諒史曜陳淮可補吏部郎三人皆衆論所稱諒尤質直少華可以敦教者

一本作晉
潘海本同

漢武朝以

儒者文多質少乃用萬石君二子以抑其文華之士雖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若崔諒者誠愈通儒咸以濤爲知言

世俗謂一錢爲金百金爲一鍰與古甚異漢時萬錢比周時金重一斤其言百金者爲錢百萬矣然則一金猶古萬錢之稱也孔安國注呂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一曰錢也今之百錢豈止六兩而已又或以鍰爲鑊尤無稽

一本有也
臨本同

論語載蕭牆蕭屏也後人因惡事斥之遂言一本本作若
臨本同非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周禮春官之屬有司設几筵後人因喪事設之若唯凶禮可言者不究其始謂某事也惟通者則不然各從其本而已

或問馬融云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何也曰言三家論語三家者以雍徹漢書劉陶推三家尙書以雍徹尙書則不見唯見一本無唯
見二字馬融軼越三家馳騁五帝以意求之則宜爲三代夏商周之家也

呂氏春秋曰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爲三升夏商周之室機若
以下二患爛腸之食伐性之斧證之當以蹙爲倒也且二夏逆寒疾
也高氏注以招訓至蹙機門內之位者誤也

孟子謂人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者也若有能信之
者不遠千里必求信之恥指之不若人也今之人心不若人而不
恥是之謂不知類一本有矣唐二字陸本同盧全常爲櫛銘蓋本於此

孔子不喜與人辨孟子好與人辨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辨其
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辨者卽辨之冀以明
其教一本有也字陸本同文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爲之辨也

張衡東京賦李善注本云解罟放麟又曰慕天乙之弛罟其五臣
注本弛罟作弛罟故韓魏公進嘉祐編勅表從罟然網罟可通施
於捕禽魚作弛罟陸本則不重複於義爲當

呂氏春秋傳夏啓有鈞臺之享周康有酆宮之朝二事先儒皆未

知其所出今傳於學者或得之可補古史之闕汲冢書稱太甲殺伊尹唐李宗閔謂孟子教諸侯叛不別是非毀短聖賢

一本作賢甚

可罪也

落成之祭人久不行左氏傳曰楚子成章華之宮與諸侯落之揚子曰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李軌注謂手者桎梏之屬賈誼新書云紂作桎數千畹天下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桎之文王桎梏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其注意以文王聖而免桎梏則與揚子合矣

有問竹與松柏皆能冒霜雪而不衰竹虛而松柏堅實其故何也或對曰竹則虛其心松柏則實其腹竹則弱其志松柏則堅其骨非道之自然乎

書康誥曰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一本說作志臨本同通海本亦作事

荀子致仕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卽汝

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安國之注爲二解荀子并爲一解凡刑殺既義則當用但解勿庸以卽爲卽行斯與本文意異

四瀆尊於百川謂其發源而東不假他水直注於海也然人呼淮者止曰淮濟者止曰濟不以他水寄名於其上曰某淮某濟也惟淮雖有秦淮則秦非水名也其江河則不然凡水之相附邇者必寄名於其上若沅漢則曰沅江漢江洛汶則曰洛河汶河之類是皆世俗之語不可不知

樊噲傳云從攻項籍屠煮棗顏師古輩皆未詳其處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冤句有煮棗城

劉向曰湯無葬處顏師古謂不見傳注也按汲冢記後魏天賜中河東人張恩盜發湯冢得誌云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恩得古鐘磬皆投於河

書有亡本及逸詩者蓋孔子之所刪也不修春秋者孔子之所未

改者也逸論語者殆載齊魯古三論篇章之所遺也讀唐明皇道
德經序見君子傳注至公之辭也孔子所存書之逐篇皆因事而
訓後世如盤庚三篇蓋以五遷之勞民咨胥怨故錄其丁寧告民
遷之之意欲後世凡議遷都卽知民之必怨用戒其不可輕遷也
地理新舊志江淮間宅與墓則隨五音取向宅則皆須西北高東
北下流水辰巳間出兼同用丙向爲上非也凡宮寺祠廟郵館皆
無常主故用丙向宅舍則當各隨本音

邵亢學士家作三代木主大約依古制而規模小也仍各用一小
木室安木主作一靜室置之不須更畫影幃蓋非古禮又木主久
而壞可瘞而別製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崔祐甫獨崎危於矢
石之間潛入家廟負木主以竄然則木主之制唐士人之家皆爲
之也

孫構紹先言諸葛武侯夔州八陣圖用八以石壘漢州八陣圖用

六以砂壘皆近千年不泯或曰武侯擇吉日爲之故也用六在用
八之後以其兵少不能足其數

晁文元公常約已立四

臨本有無
之晦三字

法而專習之謂無怒無怖無慮無

住無慮者息其繁慮無住者不住著於一物晁公每自謂得則象
智蓋見賢思齊觸類而長此取象中說所謂七無者然皆原於論
語子絕四也

物有以類而名之者鵝曰舒鴈馬曰飛兔皆名之美者也至於人
則有曰鷹犬曰虎狼者豈不愧於鵝馬乎

史記蘇秦曰燕北有棗栗之利又樂毅傳曰薊丘之植植於汶篁
釋者謂竹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然則齊魯間棗栗殆
自燕北而移植歟故青州圖經引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豐
肥細好爲天下第一經云樂毅破齊時自燕齊來因種於此故以
姓得名

物有善蟄藏者是保其身也人若能蟄藏志意待時而動是保其神也保身則氣全保神則形全形與神不相離也

文中子言董威輦大雅吟幾於道威輦之詞不見於世而見石崇大雅吟然亦無能歌者威輦晉董京字也京與崇同時人其詩意異否未可知且存崇詞以質斯義其節曰堂堂太祖淵弘其量三分有二周文是向於穆武王奕世載聰蕩清吳會六合乃同大概以司馬晉比姬周大雅之意其在此一本作是乎

唐劉秩述政典三十五卷杜佑增爲

一本作之
陸一本同

二百卷號通典通典

所載自書契以還迄唐德宗正元元年上下數千年咸平中宋白

等爲續通典二百卷載二百年其卷帙

陸一本
秩本

亦如之殆

陸一本誤
作治

與晉

張輔論遷固書一也然秩書太略白書太煩不煩不略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是知天下鉅細事惟適中可以久而不廢豈特書抄哉